

中世纪欧洲犹太人远程贸易活动探究

刘 静

(泰山学院 历史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21)

[摘 要] 八世纪以来,从拜占庭帝国、北非等地迁徙而来的犹太人构成了中世纪欧洲犹太人口的基础。犹太人移民或是因为生活环境恶化,但更多是为了寻求新的商业机会。进入欧洲后,逼仄的社会经济、宗教环境使得从事农业和手工业投入和产出价值不对等,迫使犹太人选择从事商业。中世纪早期,犹太人在远程贸易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随着 11、12 世纪欧洲社会经济结构中商业比重增加,面对非犹太人的竞争,犹太人在远程贸易上失势。最后,十字军东征成为把犹太人赶出商业领域的最终力量。

[关键词] 中世纪;欧洲犹太人;远程贸易

[中图分类号] K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590(2024)03-0046-06

中世纪早期,犹太人主导着欧洲的远程贸易,这不仅充实了犹太人自己的腰包,满足了大封建主对奢侈品的需求,而且加强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学界对此多有关注,大都介绍拉唐犹太人与东方的贸易,如张倩红、贾森《犹太人与丝绸之路》^{[1]-5}、李大伟《论拉唐犹太人及入唐贸易路线》^[2]、拉比诺《拉唐犹太人的路线》^[3]等,而对于犹太人从事远程贸易及衰落的原因探究较少。目前研究中,仅有王亚平在《中世纪西欧犹太人的社会地位》^[4]中探讨了中世纪早期犹太人社会地位变化与犹太人从事远程贸易和西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但对犹太人具体从事的远程贸易涉及不多。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犹太人从事远程贸易的原因、主要活动及衰落三个方面探究中世纪欧洲犹太人的远程贸易,以期推动学者对其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

一、犹太人职业转型:从农民到商人

古罗马时期,犹太人曾在欧洲生活。中世纪时,意大利罗马以南、法国南部、西班牙东部等南欧几个城市仍有他们的后裔,但人数不多。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化,以及为了寻求新的商业机会,犹太人选择向欧洲移民。公元 8 世纪后,从拜占庭帝国(包括意大利南部)移民来的犹太人经由意大利到达了欧洲各地,奠定了许多欧洲犹太人的根基。8 至 9 世纪,来自马格里布和埃及的犹太人定居在伊比利亚半岛,后移居西西里岛,继续向北迁移,在各地建立犹太社团。从 9 世纪末起,特别是在 10-11 世纪,法国南部、中部和北部先后建立起不同规模的犹太社团。大约同一时期,可能是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犹太人开始定居德国,建立社团。1066 年,诺曼征服后,威廉公爵邀请本国犹太商人迁往英国,为中世纪盎格鲁犹太人奠定了人口基础。犹太人也从拜占庭帝国和德国移民到东欧,为后来几个世纪这些地区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团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迁移而来的犹太人主要从事非农职业。犹太人进入欧洲时已主要从事手工业、商业、医药、借贷业。

[收稿日期] 2024-03-15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世纪东西方贸易中的犹太人”(18CQXJ42)。

[作者简介] 刘 静(1987-),女,山东泰安人,博士,泰山学院历史学院讲师。

实际上,八世纪末在基督教和穆斯林地区,农业已成为犹太人的边缘职业^{[5]108}。这种职业转变是伊斯兰帝国的建立这个外源性事件和犹太教的内部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6]139}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崛起,建立起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在帝国广阔领土范围内,人民可以比较自由地迁徙或移民。统治者大力推行阿拉伯语和统一的制度和法律,这极大地推动了贸易和商业的发展。阿拔斯王朝时期,灌溉和耕作方面有重大进展,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促进了整个中东地区城市和工业的发展。随着技术进步、贸易扩展和经济增长,城市化迅速发展,主要结果是新建的城市增加了大量对技术职业的需求,这为更具职业优势的犹太人涌入城市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犹太人具有从事手工业、商业和借贷业的优势。塔木德时期(3-6世纪),在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美索不达米亚、北非、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西欧地区的乡村、城镇和城市,犹太社团坚守公元1世纪要求父亲教育儿子的犹太宗教规范。他们通常会把自己六七岁的儿子送到犹太会堂或初级学校学习阅读和研究希伯来语《托拉》,这大大提高了犹太人的宗教素养。宗教素养的提升使得犹太人具备了一定的读写能力。在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劳力和自然情况下,犹太人读写能力对提高农业产出价值有限,但在手工业、商业、医药、高利贷等行业,他们读写合同和书信的能力可以给他们带来正比例的产出,增加他们的收益。同时,犹太人拥有三个履约机制。一是《塔木德》,据此,犹太领导层制定并颁布了一套规范准则、宗教裁决和法律先例,因此遍布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犹太社团都能够使用共同的书面语言(希伯来语)和一个共同的法律框架。二是拉比法院和法庭,为犹太人提供了针对具体问题的建议机制,帮助犹太人解决有关日常经济、社会或宗教事务方面的法律争议或诉讼。三是拉比问答集,记载着有关法律、神学、历史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及答案和建议。当时美索不达米亚最著名的两个学院苏拉和蓬贝迪塔,以《塔木德》作为指导性法律规范,将学者们讨论的问题发布书面裁决,并通过犹太商人的关系网发给流散地的犹太社团。问答集的典型结构包括裁决、确切的理由和《塔木德》中支持这一论点的相关引文,也经常有对任何可能异议的驳回。这些服务并非无偿,那些向学者提问的人需支付费用才会获得解答,这利于学院和学者的存续和发展。共同语言希伯来语,共同的法律规范《塔木德》和司法机构(拉比法庭),以及使《塔木德》适应具体生活事务的问答集,为分散各地的犹太人创造了一个强大的人际关系网,有助于犹太人在手工业、贸易、借贷业和其他技术职业中脱颖而出。^{[6]135-137}

到公元900年,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绝大多数犹太人从事各种手工业、商业、借贷业和医药行业。为了寻求商机,9世纪起,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自由且自发地开始从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移民迁往也门和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地、埃及和马格里布。从北非,犹太人迁移到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又到了伊斯兰统治下的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

在拜占庭帝国,赫拉克勒斯一世(610-641年)统治后的六个世纪里,大多数犹太人居住在城镇和城市中心,主要从事各种手工业、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7世纪初至10世纪末,拜占庭帝国皇帝对犹太人间或地迫害和强迫改宗,加上同时在这一时期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对犹太人实行宽容政策,致使部分拜占庭犹太人移民到地中海世界。他们主要是犹太工匠、商人、医生和学者。10世纪末至11世纪阿拔斯王朝在北非统治衰落,对犹太人进行迫害,因而经济复兴后的拜占庭转而成为吸引北非犹太人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9至12世纪迁往欧洲的犹太移民与伊斯兰帝国及拜占庭帝国内外部的犹太移民一样,主体主要是一些最有文化和技能最强的个体,目的是寻找新的商业机会。进入欧洲后,他们被排斥于欧洲封建体制之外,不能自由迁移,除非当地统治者为了发展经济予以邀请,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依靠国王、教皇和地方统治者的保护,而这种保护主要通过特许状来实现。特许状在犹太人从事商业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存最早的特许状可追溯至大约825年,“虔诚者路易”给予个别进入加洛林帝国的犹太商人一系列特权,包括免除货物运输中的某些通行费和其他税费,以及对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提供王室保护。这些特权表明犹太商人在贸易和商业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6]185-186}在9世纪的法律文件中,“犹太人”和“商人”这两个词有时可以互换使用。^[7]欧洲逐城各镇都可以找到很多犹太小贩,各地市集及市场都有犹太商人身影。就现

存欧洲各地的特许状来看,欧洲统治者们对犹太人的职业限制不大,他们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利。

一般而言,法律准许犹太人拥有土地。在中世纪的某个时期,他们在回教及基督教西班牙、西西里、西里西亚、波兰、英国及法国均拥有广大的土地。^{[8]531}然而,沉重的赋税及宗教信仰致使犹太人较早地从农业中脱离出来。基督教法禁止犹太人雇佣基督徒为奴,而犹太律法禁止犹太人蓄养同族人为奴,犹太人只能雇佣自由工在其土地上工作,但自由工供不应求,而且工资高昂,农业种植成本大增。犹太律法禁止犹太人在安息日(星期六)工作,基督教教会又禁止他们在星期天工作,这对于从事时令要求严格的农业极为不利。犹太人较高的宗教素养使其在职业选择上更倾向于收益更高的手工业和商业。此外,犹太教的各种规定使犹太人向往在封闭的居住区内过集体生活。于是,大多数犹太人选择放弃农业,成为手工业者和商人。

在欧洲定居的早期阶段,犹太人在制造业和手工业领域非常活跃。他们在一些经他们介绍到西方的手工业部门中占据绝对优势,如印染、丝织、刺绣、金银锻造工艺以及玻璃制造。^{[9]158}即使到了13世纪,腓特烈二世仍要召集犹太匠人经营西西里岛皇家丝织工业。南欧的犹太技工组成基尔特与基督徒技工进行竞争,颇为成功。但是,在欧洲其他地方,当非犹太人习得这些技术,与犹太人形成竞争关系时,人少且根基浅的犹太人劣势尽显。宗教偏见使得犹太人很难雇到助手,无法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无力与非犹太人抗衡,尤其在手工业行会建立后,实现了法律上对制造过程的完全垄断,犹太人就彻底被排挤出来。在北欧,基督徒基尔特垄断了许多行业,他们禁止犹太人替基督徒服务,不许担任金属匠、工匠、裁缝、制鞋者、磨粉者、面包师或医生,不许在市场上出售酒、牛油或其他油类,或在犹太社区以外的地方购买房子成家。^{[8]532}

二、远程贸易中的犹太人

在商业贸易中,远程贸易是犹太人的专长。5至7世纪,西欧远程贸易大部分控制在迁入西欧港口城镇的叙利亚基督徒商人手中,他们与东地中海的叙利亚伙伴(可能包括一定数量的犹太人)开展贸易。叙利亚人变得非常富有,不久便与西欧土地贵族结盟。7世纪,阿拉伯人控制了东地中海,叙利亚大部分居民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穆斯林与基督徒持续战争,从而使西欧叙利亚基督徒商人的贸易路线关闭,与远东的奢侈品贸易也一度几乎完全停止。^[10]叙利亚人在远程贸易中的独特地位逐渐被犹太人取代。

早在6世纪,图里斯(Tours)法兰克主教格列高利的编年史中就提到法兰克人王国中存在犹太社区。这些犹太人从事奢侈品贸易,使他们与皇室和教士上层人员有了联系。大约825年,里昂大主教艾格伯德(Agobard)抱怨犹太人的奴隶贸易,但他并不反对贩卖斯拉夫人的奴隶贸易。他指出,犹太人从事奴隶贸易是由专门的皇家特许状准许的,那时的宗教不反对奴役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更不用说是异教徒了。当时的奴隶几乎都是由基督徒抓获的异教徒斯拉夫人,然后卖给犹太人,他们再把奴隶转卖到伊斯兰土地上。另外,在基督教封建社会里,基督徒奴役基督徒是常态。艾格伯德声称,犹太人有时把基督徒卖给穆斯林,这个抱怨有时也指向基督徒威尼斯人。^{[7]397}

9世纪,犹太人的贸易变得更加广泛和全面。据史料记载,9世纪中叶,信仰犹太教的商人就已经经常性地经陆路和海路往来于欧洲和东方。^[11]他们的货物、商队以及轮船横渡了沙漠山脉及大海。在多数情形下,他们均随货品同行,成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国家、欧洲与亚洲,以及斯拉夫与西方国家间贸易往来的桥梁。他们经营着多数的奴隶贸易^{[8]532}。大约在847年,巴格达哈里发的邮政长官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adbih)在《道里邦国志》中记载了被称为拉唐人(Radhanite)的犹太商人将欧洲、中东、北非和亚洲联系起来的四条主要商路。第一条从地中海西部的法兰克港口出发,穿越地中海至埃及港口法拉玛(即贝鲁西亚),由陆路至苏伊士,然后经红海前往贾尔(麦地那港口)与吉达(麦加港口),最后经信德前往印度与中国。第二条从地中海西部的法兰克港口出发,穿越地中海至安条克(位于奥

龙特斯河口),走陆路至贾拜尔(al-Jabia),经幼发拉底河由水路前往巴格达,再经底格里斯河前往奥波拉(al-Obolla),最后经水路前往阿曼、信德、印度和中国。第三条从西班牙和法兰克出发,至摩洛哥的苏斯·阿克萨、丹吉尔,突尼斯的凯鲁万和埃及的首都,经拉姆拉至大马士革、库法、巴格达、巴士拉,再经阿瓦士、法里斯、克里曼、信德、印度,最后到达中国;到达巴格达后,也可经哈马丹、赖伊、尼沙布尔、木鹿、布哈拉等地(即“呼罗珊大道”)前往中国,上述地区都是拥有大型犹太社团的商业重镇。第四条从拜占庭附近出发,穿越斯拉夫人的国家,到达哈扎尔人的首都卡姆里基,越过里海到达巴尔赫,再越过阿克苏斯河,经蒙古、高昌(Yurt and Toghozghor),最后到达中国。^[12]

拉唐犹太人通过陆路和海路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穿梭往来。他们活动范围广,通晓多种语言,会讲阿拉伯语、波斯语、罗马语(即希腊语)以及法兰克人、安达卢西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语言。他们将西方的奴隶、女仆、男佣以及丝织品、兔皮、貂皮、其他皮毛和刀剑运往东方,带回柑橘和杏、糖和大米、早熟梨、绣球花、番泻叶和硼砂、没药树脂和阿魏、檀香和芦荟、肉桂和莎草、肉豆蔻和樟脑、糖果和薄荷、草澄茄和罗望子、拖鞋和绷圈、床垫、沙发、葫芦、麝香和大枣、茉莉花和丁香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旅行路线表明,早在9世纪,他们建立起了一张贸易网,在降低了远程贸易的风险、保证商路长期畅通的同时,加强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犹太人之所以在中世纪早期欧洲远程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原因在于:首先,犹太人具有从事远程贸易活动的优势。如前所述,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一直保持着“形散而神不散”,他们有着共同信奉的宗教犹太教,共同的语言希伯来语和三个履约机制,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互帮互助。在此基础上,犹太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商业关系网,利于商约的签订履行和商业信息的沟通,对于从事远程贸易颇为有益。其次,中世纪早期欧洲社会经济境况为其从事远程贸易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生活的唯一来源,是构成财富的唯一条件。整个社会生活都建筑在地产或对土地的占有上。^[13]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督教,在中世纪早期禁止基督徒从事商业和放贷业,并且把从商获取利润看作是灵魂得救的一个很大障碍,所以当时欧洲人主要是农业劳动者。犹太人与主流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很少有冲突,而且犹太人的商业活动解决了当地无法自给的必需品,所以他们能够和平共处。远程贸易主要是为了满足大封建主奢侈生活的需要,因而受到他们的保护。皇室颁发给犹太人奴隶贸易特许状主要在于向穆斯林国家供应这种受欢迎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衡西欧从伊斯兰地区商人购买奢侈品流出的黄金。^{[12]397}总体上,犹太人的这些贸易活动受众小,利润高,风险大,在中世纪早期西欧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占有重要地位。再次,在伊斯兰与基督教国家敌对时,双方都认为战争与犹太人无关,犹太人幸免于难,他们掌握各地语言可以在两地自由穿梭往来。例如,查理大帝统治时期,派往朝见巴格达哈里发哈伦·赖世德宫廷使团,只有担任翻译官的犹太人伊萨克生还,并且带回一只大象。^{[9]162}

三、犹太人在远程贸易中的衰落

10世纪,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尤其是威尼斯、阿马菲和热那亚崛起,凭借强大的舰队迅速掌控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犹太人在西欧地区商业上的优势宣告结束。十字军东征把犹太人赶出了商业领域。甚至在十字军东征以前,威尼斯已禁止其商船载运犹太商人,其后汉萨同盟禁止北海及波罗的海各港口与犹太人贸易。犹太人无力与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意大利和汉萨同盟商队竞争,因此,至12世纪,犹太人被广泛地从远程贸易中排挤出来。多数犹太商业限于散居国,且即使是在这样狭窄的范围内,亦有禁止犹太人经营多种买卖的法律限制。商人行会建立后,拒绝“异乡人”犹太人入会,导致犹太人难以继,开始专营借贷业。从11、12世纪开始,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中部和北部,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专注于经营借贷业。12至15世纪,从比利牛斯山到苏格兰,从大西洋到易北河地区的犹太人主要靠放贷

过活。事实上,犹太人在各个地方的经历都是一样的。他们虽然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活动领域,但是,一旦人们通过他们这个榜样学会了本领,非犹太人的竞争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他们通常受到排挤,甚至常常被驱逐出去。^{[5]257}

由上可知,中世纪早期欧洲犹太人在远程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一方面缘于犹太人自身优势,更多的是由于欧洲宽容的社会经济环境。一旦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非犹太竞争对手出现,犹太人在远程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会遂之丧失。正是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崛起、十字军东征、汉萨同盟兴起,进而迫使犹太人再次缩小从业范围,专营借贷业。那么,西欧社会经济环境到底发生何种变化呢?如前所述,中世纪早期犹太人远程贸易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教俗封建主。当时的社会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是人们生活的唯一来源,是构成财富的唯一条件。整个社会生活都建筑在地产或对土地的占有上。社会主流群体与犹太人在经济上纠葛不大,因此,犹太人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在远程贸易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然而,11、12世纪西欧农业生产迅速扩展,城市复兴,商品经济发展,商业活动的比重在不断增加,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西欧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时基督教会开始强调实体化,强调世俗生活中的精神生活。它不谴责金钱或财富本身,而是鼓励追求金钱和财富,只要从事这种追求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并按照一定的原则,由此新的社会经济道德就此产生。若商人按照教会制定的原则从事世俗活动,那么从商也被认为是通往拯救的一条途径。商人应该组成行会,这种行会将具有宗教功能,并在商业贸易中维持道德标准。商人应该从事建立在高尚信念基础上的合法贸易而非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非法贸易;从事满足合法需求的贸易而非纯粹自私自利或欺诈的贸易;合法地收取利息,而非高利贷;制定公平的价格。^{[14]446}结果,从商不再是犹太人的特殊经济活动,成为一种普遍经济活动,基督教商人大量增加。据估算,在1050年,西欧商人数量达几千人,而截至1200年,它的数量竟达几十万人。^{[14]442}他们在扩展自己的商业范围时,势必会与在商业领域中占据优势的犹太人发生冲突。犹太人与主流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纠葛加深。

11至13世纪,西欧社会以宗教为借口,发动了八次侵略近东各国的战争。1096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公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声称东方的基督教徒遭到了伊斯兰教徒的迫害,圣地教堂被毁、圣墓受到侮辱,鼓动教徒到东方解救圣墓,并许诺参加东征的人死后灵魂进入天堂,还大肆渲染东方的富裕。于是,西欧社会各阶层包括君主、封建贵族、骑士、农民、商人、教士等,变身出征的战士。他们佩戴十字标识,在解救圣墓、“十字架反对弯月”(基督徒反对伊斯兰教徒)的旗帜下向近东进发,开启了持续近200年的军事行动,史称十字军东征。西欧社会主群体与犹太人本就存在经济利益纠葛,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圣战的旗号掩护下,十字军士兵对家门口的异教徒敌人拔刀相向,数万欧洲犹太人被杀害,“敌人杀他们如同屠宰牲畜一般,将他们推到刀剑前面,他们在自己的兄长榜样力量的支撑下,从容就义。”^[15]许多犹太居住区被摧毁,犹太人沦为最惨重的牺牲品。

十字军东征带来破坏性结果的同时,促进了西欧远距离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的发展。之前,犹太人几乎垄断了与东方的远程贸易,获得了极为可观的利润。十字军东征为基督徒商人开辟了通往东方的商路,从事远程贸易的基督徒商人逐渐发展起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犹太商人在远程贸易中人身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面对基督徒商人的竞争,犹太人屈居下风,优势不再,逐渐淡出。

结语

犹太人在远程贸易中的失势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稳固。迁居欧洲的犹太人因他们的经济功用,大封建主以颁给特许状的形式给予保护,拥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不过,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社会地位远比法律地位重要。虽然犹太人拥有人身自由,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十分低微。他们是被排斥

在封建体制外的异乡人,与土地没有直接联系,这是造成他们社会地位不稳固的根本原因。所以,当这个宗教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社会群体发生经济利益冲突时,犹太人很难有效对抗,转而选择从事更符合自身利益的经济活动也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文献

- [1]张倩红,贾森.犹太人与丝绸之路[A].//2015年北京论坛: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不同道路和共同的责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17-421.
- [2]李大伟.论拉唐犹太人及入唐贸易路线[J].唐史论丛,2019(2):143-149.
- [3]L. Rabinowit. The Route of the Radanites[J].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945(35):251-280.
- [4]王亚平.中世纪犹太人的社会地位[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6):22-27.
- [5]Nachum Gross.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Jews[M].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Jerusalem Ltd, 1982.
- [6]Maristella Botticini, Zvi Eckstein. The Chosen Few: How Education Shaped Jewish History, 70-1492[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 [7]H. H. Ben-Sasson.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8]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M].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 [9]阿巴·埃班.犹太史[M].闫瑞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10]Solomon Grayzel. A History of the Jews: From the Babylonian Exile to the Present 5728-1968[M].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n, 1968:278.
- [11]王亚平.西欧中世纪社会中的基督教教会[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19.
- [12]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M]. London: Goldston, 1948:198.
- [13]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M].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6.
- [14]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一卷)[M].贺卫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 [15]查姆·伯曼特.犹太人[M].冯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6.

Research on the Jewish International Commerce in Medieval Europe

LIU Jing

(School of History, Taishan College, Tai'an, Shandong 271021)

Abstract: The Jews who migrated from the Byzantine Empire, North Africa and other places since the eighth century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medieval European Jewish population. Before the migration, owing to the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internal impetus of Judaism, the Jews realized a profess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non-agricultural occupation became the mainstream. Jews emigrate not only because of deteriorating living conditions, but more to seek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fter entering Europe, the intolerant socio-economic and religious environment made the input and output values of agriculture and handicraft industry unequal, so the Jews chose to engage in busines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Jews dominated the distance trade.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commerce in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of Europe in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ies and the non-Jewish competition, the Jews lost power and influence in long-distance trade. At last, the Crusades provided a strong impetus to finally drive the Jews from the commercial field.

Key words: The Middle Ages; European Jews; distance trade

(责任编辑 李 慧)